

第二十八册

佛藏輯要

周紹良

題



資平知學
PDG

目 錄

高僧傳

一

續高僧傳

一〇〇

宋高僧傳

三七八

補續高僧傳

五六五

比丘尼傳

九二四



高僧傳 并序

通四

原夫至道沖漠低踏登而後彰玄致幽凝藉

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忘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連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茲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者其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榮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極極之致餘方亦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熒哉邀矣信難得以言尚至通教滿三千形通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異望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述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群英間出述有其人東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述一述沙門法安但列志每一行沙門僧實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述通通撰論傳而辭事關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悅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後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至多疎闊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

辭旨相開混濫難求更為無昧琅耶王中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郎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季平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震沙門傳各敘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遠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時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囑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忘何所紀嘗以暇日過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陳書史素趙燕涼荒朝偽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傳諸故老廣訪先達按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關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日譯經二日義解三日神異四日習禪五日明律六日遺身七日誦經八日興福九日經師十日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無或踰越沙險汎濊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且開明一焉是賴故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德通感通化則強暴以按靖念安擇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素志形遺體則矜吝草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典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述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攸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羨衆聖之所衷述及夫封巖源流商榷取捨甘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皆微異恒體始標大

意類猶前序未辨時事同後俄若開旋前役如謂煩雜故摺布一科之未通編為論其轉讀宜為原出非違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係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起絕及有一分通底刀鐫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敘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贅費或總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實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實也考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過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遺今止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詳特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婁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耶利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逆化為任普經往天竺附庸小國瞻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錄方始曾是為益平乃著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

顯譽遠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報奉恭臣問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蔡青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波閱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著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犂靬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愔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犂靬有記云騰譯四十二卷經一卷初城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犂靬城西雅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相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相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通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校學徒留犂靬乃間行而至既達犂靬陽興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信於西域犂靬即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後都冠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惜又於西域稱畫釋迦倚像足侵田三病禮像師第四作既至犂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順節殿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東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微信者蓋與蘭後卒於犂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暨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鵠忽謂伴曰鵠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僞異之聲

通

早被西域高驪在居家而來戒精敏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德博覽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親持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上未久即通晉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選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覺靈臺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誠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對恨高要加誦諫終不悅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謂談云我當往廣州卑宿世之對卿明經精熟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逃遁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達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惠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逆化中國宣經事值靈帝之末關

維提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晉同
學行述都平湖廬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
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
輒取船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懼其
不攝影高同核三十餘船來往請福神乃降
祝曰妨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威靈請高入
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
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都平廟神周迴千
里並香所治以布地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
置此神觀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吾盡旦夕而
觀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
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請于天并難
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
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蟻
不知見之長短至高蟻達高向之梵語數番
讚明數契蟻悲淚如雨頃更還隱高即取諸
物辨別而去舟侶屢帆蟻復出身登山西望
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還樓章即
以廟物為遺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臺有一
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咒願忽然不見高
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都平廟神得離惡形
矣於是廟神默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
中見一死蟻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
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
尚在高但投其家故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
緣數番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學早
對廣州客棧高非凡豁然意解連梅前德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違會誓至便入市正值
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須驗二報迷精熟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
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微也高既王種西
域賓級皆呼為安侯至今猶為高天竺國
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詁來與漢殊
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群譯之
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
威贊而思為余訪尋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
沒將以權述隱顯廢多端或由傳者訛謬
致成乖舛輒備列眾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
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恒帝建和二年至靈帝
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
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
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陽
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
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都亭廟神為立寺
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
發其所封函符理自成字云等吾道者居士
陳惠傳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
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都
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隔宋
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蟻死於吳末靈宗塔寺
記云丹楊王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
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都亭廟餘物治之然道
安法師既校閱群經錄傳譯必不應謬從
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
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
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
高所出久之沉聲會有南陽韓林顯川太業
會晉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

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聲又世高封
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經者比丘
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操業是知封函之
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
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經者比丘僧會已
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
尾之言自為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評指晉初
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
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實而景宗
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為謬諸過
迴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誠本月支人操行純深
性度開敏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誦誦群經
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維揚以光和中平
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十經等
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
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識所出
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宜
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
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齊道行經來適維揚
即轉梵為漢譯人時潘陸有失旨然棄文存
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維揚出般
舟三昧藏為傳言河南維陽孟福張蓮筆受
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恩國人志性貞白深
沉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
末遊居維揚以功号曰歸都尉性虛靖溫恭
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宜經典常與
沙門諸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
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
理得音正盡經微旨即匠之英見述後代調

本臨潼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名爲聯珠調又撰十卷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旨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五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慈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宣直理旨不加潤飾五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五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五詳所出奕奕沈便足騰文苑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宋世大富常倍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

誠運變莫不諳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廢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舍耶取覽之茫然不解覺點畫者更增悽漠乃歎曰吾情學多年浪志墳典進刃經籍義不弄思文無重覽今親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

鉤深引有精要於是費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廣浩渺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東僧未與歸戒正以蔚落殊俗耳設後齊機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上篇朝夕更請覺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鎰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

洛陽譯出郁陀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摩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陽譯出曇無德羯磨更有沙門弗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

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孝服畢出家屢行甚岐爲人弘雅有識量萬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經機頗簡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東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

謙譯出來經有支亮字紀明善學於謙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通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意深猷未亂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

宮典章雖諸人共盡臣益但生自外域故矣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摩多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詳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蓮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漆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與立國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

明靈神號爲佛徒之所事豈其道風耶耶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大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

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請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成何假王當當以誓死爲期耳三

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相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自手執瓶寫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連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

之符不能碎權命今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拔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銀砧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今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教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目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隨機騁辭文理鋒出白旦之夕昱不能

居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淮祀者星曰玄化既畢此輩何故而不準會曰雷震破山者不聞非言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且還歎會才明非且所測順天鑒察之結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諸門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

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亦為類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誅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

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暴暴之性不勝其虐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

為樂便亦之間衆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微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折祀諸廟來不楚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結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逆悟其語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

杭自陳罪狀有頃滿問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歎排辭甚精要皓先有了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丈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

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是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龍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經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

泥洹經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臣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遷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

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曼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親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藹藹然手堅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廣會之力故圖為厥像傳之千今孫綿為之贊曰會公蕭瑟定惟令質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熱超然遠詣車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結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母奉異道以火祠為上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過基款寄難家宿難家既車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然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詣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

難既親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法大生信崇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黃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為漢

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求嘉末亂多不復存世曇摩羅利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犍達那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

高座為師誦經日万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換行精苦為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苑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

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讀遂大資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為詳勞不告終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

取澗漱後有採薪者緣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來竭其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今粵谷枯泉漱水遊矣護公天挺弘結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

中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
聲靈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崇奉及晉惠西奔
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
涇池遠表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神製道
寶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山巨
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於論道二公
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
有清儒士最承遠明解有才為志務法護公
出經多矣正文句起日明經初釋頗多煩重
承遠刪正文偶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頗皆如
此不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詳
雅拙無累於古又有些法首陳士倫孫伯虎
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校安公云護
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則領必正九所詳
經雖不辨妙婉顯而宏遠欣暢特善無生後
德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
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善慶也帛連
字法祖本姓葛氏河內人父威連以儒雅知
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於父出家
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故服從祖才思為
敏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
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紫
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衆幾且千人晉惠
之末太宰河間王頤鎮關中虛心敬重特以
師友之敬每至開晨靖夜輕談講道億千時
西府初建後父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群雄交爭于文方始志欲潛遁龍石以
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關上祖與之
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
為已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感先有州人

管著與祖論護屢為外祖華深街和恨每加
提攜祖行至所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
數日對當至使對別作書分佈紀像及資
財都說明度詣輔共語然作輔意欲使收之
行罰與威怪婉祖曰我來事對此宿命又結
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
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為善知護無令受殺
人之罪逃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
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誓於關廐頃
函之右奉之若神或晉盛勸行路流涕墮上
苑胡率精騎五千特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
遇害悲恨不及泉成憤激欲復祖之轍輔遣
軍上龍光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樓下會
富整迷因念新輔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
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
之後雖有才解而暗不以理猜殺天水太守
封尚百姓反叛因亂而斬焉晉書亦卒以傾
除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歷
云見祖法師在關驛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
云講竟應往初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通
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不自忍乃作老
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映有所歸故死方思
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聖
起於管著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
之氣昧其圓身之慮極心事外輕世招患殆
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聞著述充
漢之語常詳推遠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
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
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祥亦少有令譽被博

士徽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開曉知
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祥兄不肯反服輔之
所殺光又逼祥令罷道祥執志堅貞以死為
誓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殺若
經及著願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
都五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
有俊業塞術士度釋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
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貧寒常
以佛法為心當其云日清淨深微凡誦經
千餘言然後引衣履卧安然而卒
帛尸架室多顯此云古友西成人時人呼為
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
開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門靈天安
高胡風神超邁直介對之使卓出於物晉永
鼎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
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
太尉庾亮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安與廷尉
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拔擢致
契連嘗詣寶蜜解帶偃伏極言神解時尚書
令下望之亦與寶致書須臾望之至寶乃敘
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寶曰王公風道
期人下今執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
其精神瀟灑皆得其所相廷尉嘗欲為寶作
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架室可謂明朗於是桓
乃咨嗟絕歎以為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
在南夷聞王用諸公皆器重寶以為失鑒
及見寶乃欣振奔至一面盡度周顒為僕射
領還臨入過造寶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
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顒遇害寶往
省其孤對坐作胡明三契兄寶度雲次誦呪

數千言聲音高暢頗客不覺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典皆此類也王公嘗謂寶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寶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為佳言密性高簡不學音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自然天拔悟得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寶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見歷高聲梵明傳響于今晉咸康中辛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恒宣武每云少見高坐緇其精神著出當年却却正現師事於密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禰子傳者以

通四

十八

為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倖乎茲故知大授英偉豈俟於華哉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蓋拉交倘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在石子尚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為樹剎家所後有開右沙門來遊京師過於家處起寺陳耶謝溫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僧伽跋澄此云眾現屬實人教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眾典與持善數經

間誦阿毗曇毘婆沙費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堅建元十七年宋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釋教之學甚盛既至長安成攝法匠為符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旨阿毗曇毘婆沙而跋澄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

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著受為梵文佛國聖利宣譯秦沙門般若筆受為晉本以為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贊安須密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高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離俗開中僧眾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國聖利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曇摩難提此云法善先佐勤人紹年雜俗曉

通四

十九

慧成研經經典以專精致業通覽三藏開誦增一河合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法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沙懷實東入以符氏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群經未

有四合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去請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高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夏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群蜂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成太守為人無賴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

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奸譏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挽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國有一果布葉垂重蔭外雖繞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紫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遺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却懷餘其風尚遇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通四

二十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屬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義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為入道之府也為人傳明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怕怕不怠符氏建元中宋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

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方言屬易容之難戒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戒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經改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勉勵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

聲旨明析振發義理東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問法網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數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徇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摩重譯中阿含等屬寫沙門僧伽羅又執梵本提婆

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
衆經百餘方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
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復不知
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
朗有通敏之望諷習衆經粗步外典其蒼稚
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

河洞曉方誦華梵音義莫不殷釋故義學之
譽雖聞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伽
跋澄雲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
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

年正月復請臺摩難提出增一阿舍及中阿舍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數析研藏二藏乃克二舍之願念宣譯之功也自

世高支謙已復莫渝於念在苻姚三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慕焉其後續自出菩薩璣琇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

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令遺疾卒于長安遠
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
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群陶思入禪遊心七覺
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兇獨

虞思念動發育日常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又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

偶善而已道假衆碌復須時熱非分強求死
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投道既而踰歷名
邦復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
寺耶舍善通此莫少律人咸号爲大德莫少

時年已八十五徒東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詔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姜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號

天竺沙門曇摩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毘曇以偽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

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靖之賓技藝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

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
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
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
明而辭同疎俗雖道迹未彰時人或謂之曾

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

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
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

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
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單學小乘兼讀方
等唯擅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

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
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
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
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明	蔡	也
分	惜	金
也	作	下
史	爲	天
決	荒	悍
失	士	便
臺	也	且
英	兄	顏
實	慰	足
解	恒	維
反	常	巴
下	上	上
上	惠	傳
上	割	下
上	綜	下
上	改	上
上	全	上
上	七	上

上	大	路	也	也
之	能	呼	也	也
族	讀	活	言	言
一	明	然	訓	訓
客	下	生	也	也
性	會	氣	可	可
音	風	須	字	字
生	帆	命	辱	辱
榮	行	引	也	也
驚	會	飲	榮	榮
愕	字	下	幸	幸
多	起	上	喜	喜
苦	風	過	悌	悌
大	其	矣	恥	恥
蝶	矣	天		
下	天			

行上
下
去
聲
郭
匠
製
不
以
尹
夾
奕
盛
也
流
便
下

[illegible]

虛上音何下音也 食余金聲也 石下直道 六陰去聲 詩
却反 賦也 賈及也 天直道 驕去聲 天反

論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者符契
為性率達不屬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
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沙車王子余軍王
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
耶跋陀弟字須耶利摩蘇摩才俊絕倫專
以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
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為什說阿勝達
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性而問曰此經
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
真實有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
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
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獲金以
銷石為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
二門等頃之隨母到毘舍國即歸故之此
界時但宿有一道士神辨英秀振名諸國手
擊王鼓而自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
至以二義相檢即迷問自失稽首歸依於是
聲傳遠左魯宜何外龜茲王躬往留宿迎什
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時王女
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保擇要云
已證二界因法善通更設大衆請問方等
經與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
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感感追悼悟之晚
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摩摩又學十
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曰什
供國專養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遇三果什
母歸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闢真丹傳之
東土唯余之力相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
曰大士之道利彼志難若必使大化流傳能
使悟勝俗雖復身當燒鐵苦而無恨於是留

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官中初得故
光經始就披讀果藏文雅見空際什知是魔
所為誓心踰國魔去字願仍習誦文復聞空
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少
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
廣讀大乘經論同其秘奧龜茲王為遣金師
子座以大秦錦綉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
家師猶未捨大乘欲前往仰化不得停此俄
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
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
弘贊佛道故冒修難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
逢本懷即為師說德義問經多明因緣空假者
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
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
法皆空小乘偏局多偏名相師曰汝說一切
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受空乎如昔狂人
今續師續續極今細好續師加意細若微塵
狂人猶恨其廢續師大灼乃指空示曰此是
細續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續極細我工
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
續師師亦為驚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故之空
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
一月餘日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遠及啓
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為師官和上是我
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
什神備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今什踐而
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
苻堅惜名聞中有外國前郎王及龜茲王弟並來
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
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苻堅建元十二年

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
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
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
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都善王前都王等
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
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主及車師王
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
嚴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
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復道
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
善開陰陽為復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
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
謂龜茲王曰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勳敵日下
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
戰光連破龜茲殺純立純弟慶為主光既獲
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之盛之強
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
道士之操不啻先父何所同對乃飲以醇酒
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遊窮其節或今騎牛
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
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
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徒軍腹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俱降暴起水深數丈死者
數千光始退而界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
不宜停留惟運機救應速言歸中時必有福
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
害光三軍結素大臨城南於是寫手關外務
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蘇大風什曰不祥
之風當有茲類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
晃相繼而反尋皆跡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

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家通及推建
康太守段崇為主光遠應子秦州刺史太原
公慕華聚五萬討之時論謂崇等為合暴有
威聲勢必全剋先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
見其利既而暴敗績於合衆俄又都督作亂
慕委大軍輕還復為辱所敗以見免光中
書監張資文翰溫非光蓋器之資新光博營
救療有外國道人摩叉云能去資疾光喜給
賜甚重什知又難詐告資曰又不能為蓋徒
煩費耳其還摩隨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
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
繩者病不可愈須更食系淨出復繩本形既
而文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
位數日光應子慕殺紹自立稱元威寧元威
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廟井中
到殿前端卧比旦失之慕以為美瑞號大殿
為龍翔殿俄而有異龍昇於富陽九宮門慕
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系
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
災書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答
天威慕不納與什博戲殺慕曰研胡奴頭什
曰不能研胡奴頭胡奴將研人頭此言有吉
而慕終不悟光弟保子名超超小字胡奴
後果殺慕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駭什
之言也什停殯積年呂光父子既不知道故
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
姚萇僭有開中問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
以什智計多辭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長卒
子與某位復遣教請與即始三年三月有樹
連理生于廟庭道造園蔥變為莖以為美瑞

謂管人應入至五月興道關西公碩德西伐
呂隆隆軍大敗至九月陸上表歸降方得迎
升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
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
終日研微造蓋則窮年忘勤自大法東被始
於漢明涉歷經緯論漸多而文世所出多
佛文格義與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
仍請入西明閣及道遠因譯出衆經什既率
多請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者譯流便既覽
舊經義多舛誤皆由先譯失旨不與胡本相
應於是與使沙門僧慧僧遵法欽道流道恒
道標僧寂僧肇等八百餘人語受什旨更令
出大品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辯校其新
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恒伏莫不欣讚異
以佛道神遠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津御
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
世論以顯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
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錄
衆疊請什於是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
金剛般若十住法華華摩厚思益首楞嚴持世
佛藏菩薩藏遺教普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
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助禪經擇法要禪要解
彌勒成佛勸勸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善薩
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
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
萬里必集盛衆久大千今式仰龍光釋道生
慈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虛
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
疑義多端乃封以詰什語見遠傳初沙門基
叙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駁論西方

鮮體商略同異云天生國俗甚重文製其官
商體類以入結為普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
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
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
以爵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今唱噦也什常作
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乃由延
哀響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詩喻皆
什什雅好大衆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衆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
深識者寡折翻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
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
章無所刪改絳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
情鑒微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
性仁厚況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動姚主
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
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
受之自余已來不住僧坊別立聯合供給量
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
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
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
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
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
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乘障深
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
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
未期還有過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
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今外國弟子誦之以
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表與衆僧告
別曰因法相遇休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憐愍

可曾自以開辟譯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有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知通今於東前發誠實若所傳無誤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偶泰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這通國依外國法以火焚屍前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去羅什所請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摩者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摩父母字有婆故取焉為名滿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或云十一字或訛誤而詳經錄中備有十一年者容恐當同三家無以正焉

佛若多羅此古功德華嚴實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悟聖果以偽奉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扼其戒能厚相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聞關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偽奉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近請多羅羅出十誦翻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通義者然秦世未以大集來卒而匠人邀往悲憤之深有踰常痛摩羅支此古法華西域人也妻家入道備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佛若多羅羅出十誦未竟而亡盛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克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關尤多頃有西域道士若多羅是爾實人其誦十誦胡本有羅什法師通才

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貴此經自隨其欣所遇冥運之來直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請無所吝惜能為律學之徒舉此經本開示梵行統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源懷勝舉者日月昭明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達有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者隨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復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悲觀欲請下京師文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此古無垢眼屬人阮靖有志力出家願道若帝成務先在龜茲弘開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闐之開什在長安大弘經義又欲使毗尼律品復治東國於是杖錫津沙胃險東渡以偽奉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達通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還于壽春止石國中律徒雲集盛開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戒善法事達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齊往石國開為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開當時折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解知熟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弘之力也道場慈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

內禁經重撰為二卷達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為時聞者詩曰卑摩羅耶諸慈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王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開桑梓雖俗其年未復還寄春石園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為人眼青時人亦稱為青眼律師

佛庵耶舍此古覺明屬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迷手脚舉難不能行止乃問於虛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遊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使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具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殷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起謂少堪已師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供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為瞻禮所以向立之威猶為沙門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為務手不釋卷每端坐思義不覺虛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諸三十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對曰清辨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過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亮太子即位時符堅遣目乞等西使龜茲亮至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安

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斷膚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最難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羅弟子去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灌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往北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覓耶舍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且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遣以美膳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錦何可使入林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與命比譯出經歲什曰夫知宜法教宜合文義圓通貧道雖讀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遠幽致今在姑臧願招微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有既降便應馳驅越侍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教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轉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律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爲人赤疑善解賦婆沙時人号曰赤疑賦婆沙既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儀司律校尉姚爽請今出之

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今誦差籍籍方可五万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遺舍華受至十五年解座與羅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舍佛舍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舍後徙還外國至罽賓得盧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跋跋陀羅此古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莫此去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備耶利此去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摩利聞其聰敏兼博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弥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釋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起積藏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罽賓開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去蓋至先率致敬勸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放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親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遺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詰詢國家孰能流化東土舍去有佛歌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族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氎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

以振雄僧徒宜按律法者佛跋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若至賢遂隨而許焉於是捨髮結師髮振束進步顯三載綿歷寒暑既度戒積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成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登者一時覆敗後於閣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令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余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度奉太子和欽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畢什與賢敘舊往復什問曰法六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令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實要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微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闈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時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遂

衆又賢在長安大和禪葉四方無諸者並聞風而至但滌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流偽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貶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咸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津或半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正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慈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縱容初無異色議真之衆咸共嘆惜白黑逆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悵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宜道教城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存今乃夫無導因勸今追之賢謂使曰哉知恩旨無預聞合於是率侶有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頓蓋若舊違以賢之被擯遇由門人若慈記五船止說在同念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首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遂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進化居無求安倚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既而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索約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約隨府屬于江陵賢將弟子慈觀詣約乞食約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歸過約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約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約大慙愧慨而問慧

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高遠達非凡所測約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饒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俄執率衆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稠與沙門寶林齊曰聞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文法領於千瑛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王顯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爲譯近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慧慧慈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我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偈恒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十卷並究其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臺無識或云臺厚識或云臺無識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能毘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去法明道俗所崇愛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識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咒敎出群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議論習業既異交誼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擇師即授以樹皮復經本識尋讀覺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又遠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心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

大象王怒誅之今日故有親者矣三袂親屬莫敢往者識哭而誓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誓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怨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讀曰大王惠澤所成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千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特之漸薄識以久處致厭乃辭往關前資大徑祭前分十卷并普隱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處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且識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恐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奉土官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爲初分十卷時沙門惠高道明獨步河西值其宜出經處深相推重轉易梵文高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義富於文藻辭製華密高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文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覓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復於于填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